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精品购物指南

9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现在是观众谈论最多的荧屏话题，媒体争相报道，研讨会随之展开。片子制作者张丽玲，一个年仅32岁瘦瘦小小的浙江留日学生，在付出了四年的艰辛之后，终于在北京短短的10天中体验到了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的辉煌。12月6日，她已经告别掌声飞回日本，可谁能说她留下的仅仅是难忘的喧嚣和感动呢。

自11月22日在北京台非黄金时段播出后，《我们的留学生活》又被纳入《纪录》栏目在主频道重播，播出时间大为提前，插播广告有增无减，据说香港凤凰卫视将于12月13日开播，上海等多家电视台也在争抢。在这部记录了生命的真实和质朴的作品面前，无数的观众被征服了。尽管没有任何事先炒作，张丽玲还是成了传媒焦点，北京甚至有不止一家媒体邀请影视专家就该片的艺术得失进行讨论。对纪录片而言，这样的反响和“待遇”尚不多见。

成功始于执著

1995年8月开始筹拍，1996年3月开机，1999年6月正式完成，3年间跟踪拍摄66人，1000盘素材带，1000多个如火如荼的日日夜夜……这些枯燥的数字记录的正是张丽玲和她的合作者们的创作历程。

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在谈到自己的观感时说，用4年的时间制作是这部片子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持续的跟踪拍摄，就不会有

“留学”之后 纪录片备受瞩目

那么多感人的真实呈现在镜头前，没有过程深厚的积累难以成就好好的纪录片。4年的时光中，张丽玲孱弱的身影看不见“钱景”地奋斗着——简陋的机器和捉襟见肘的资金，是她证明这份执著的寒酸的开始，说“不可能”的日本富士电视台制片人横山隆晴被打动了，位列日本前五位的摄像师、录音师先后加盟；许许多多留日同胞被打动了，纷纷给予无私的援助，不论拍到哪一家都是好茶好饭招待……张丽玲说她也是后来才懂，拍纪录片是要用意志甚至是生命去付出的，在她跟拍的人中，已经有两人离开人

世没有成为作品，生命的无常就像自己脚下的路一样，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一直在鼓励自己，远离浮躁，然后承受压力一往无前。”一直从事纪录片制作的刘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个市场驱动已经使大多数人更钟情于眼前利益的时代，投资者、制作者一般都等不了这么长时间，非常急功近利，张丽玲给了我们一些提醒。

魅力源于真实

留学生的生括其实早已进入影视作品，类似题材曾经火爆了一段时间，但观众的好奇心慢慢的也就消失了，有人分析说，不仅仅是

因为这些作品对留学生的关照仍然停留在惯有的社会评价层面，有太多的主观渗透，更重要的是，生命中的真实和精彩演员无从表

演。

《我们的留学生活》用镜头关注一种真实的存在，没有任何功利的评判，关注像普通大众一样经历着人生的大洋彼岸的生命，他们艰辛的足迹、孤独绽放的青春、悲喜交集的瞬间。有专家评价说，这种真实，正是纪录片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洗却铅华，只剩下生命的律动和人生的原色，因此它所呈现的哪怕只是平凡琐事，却带来了摄人心魄的震撼。

种种迹象表明，纪录片正在以其“真实”的魅力赢得越来越多的观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好感。几年前《较量》曾以不菲的票房与同期放映的好莱坞大片相抗衡，《周恩来外交风云》也表现不凡，电视台的《纪录》、《万家灯火·体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DISCOVERY的一些纪录片等收视率都不低。有人预言，不久的将来，纪录片将迎来黄金时代。

风格贵在创新

《我们的留学生活》展示了国际通行的、也是符合规律的、能出好作品的纪录片样式。它的取材方式、节奏把握、艺术美感甚至是一波三折的戏剧性，都很值得借鉴，尤其是拍摄者虽然没有介入生活但却在与片中人进行着纯粹的生命对话和情感沟通，更使得这部纪录片具有个性的特点，而这些，似乎在我们既有的创作中是欠缺的。

大多数观众脑海中的纪录片，要么是历史资料的堆积，外加解说分析和人物访谈；要么是听着主人公喋喋不休的诉说，再配上一些补拍的镜头，或者拿别人的资料片来填补画面，苍白空洞，风格基本上无从谈起，这种毫无思想和创造力的模式一度让纪录片走到黯然的边缘，连大名鼎鼎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生存危机。

听说该片后期制作很不顺利，在北京那间借来的凌乱简陋的工作室里曾经发生过一些争执，一名



临时参加剪辑的北京工作人员按照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剪辑，但做出来的东西与原来的设计相去甚远，最后只好全部放弃。这不过是小小的一个花絮，却折射了技术处理和风格把握上的差异。
黄橙